

資治通鑑綱目

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四

起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

文宣帝天保六年 盡辛卯陳宣帝大建三年齊後主武平二年周武帝天和六年

凡十七年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 凡四國 春正月

梁王詔始稱帝

梁王詔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梁 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

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梁 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

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 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

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 齊遣兵救江 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陵不及取梁郢州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 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

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舉州降之長史王珉不從 殺之齊使儀同三司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

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 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

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 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三月齊人克梁

東關 齊主先使邢子才詣建康與王僧辯書曰嗣主冲 貌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

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三月淵 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

魏免梁俘數千口

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 淵明 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

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 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為

卑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 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數千口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

方智為太子

王僧辯遣使奉啟於淵明定君臣之禮 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

齊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築長城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齊

人歸郢州于梁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中食盡煮草木靴帶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于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七月齊主伐柔然大破之。八月齊以

道士為沙門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

殺四人乃奉命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

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初王僧辯與陳霸先

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顓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

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聚金帛為賞賜

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

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

步自江乘羅落會之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

引舟艦將越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

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臾在後欲何所望霸先乃進

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

垣內眾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

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顓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

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

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

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

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

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梁陳霸

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梁吳

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討之譙秦刺史

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

梁魏齊

于石頭以叛十一月齊遣兵援之

初龔特王僧辯之勢

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龔僧辯死龔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禧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龔遣其將杜泰將兵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至義興拔其水柵譙秦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亡就嗣徽以州入于齊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令城中登陴闕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以書諭韋載載降霸先引與謀議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龔龔裴忌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十一月齊遣兵度江據姑孰又遣兵度糧馬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道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於大航築壘使杜稜守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之齊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諳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約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鳩岳父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於梓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十一月梁陳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徐

嗣徽任約奔齊

陳霸先帥諸軍攻徐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

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兵先據要險嗣徽等不敢進頓浦口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州陽王冲之子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莊方等之子也

梁以陳

寶應為晉安太守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

梁魏齊

景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術至是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突厥滅柔然可

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

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厭達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疆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

梁太平元年魏恭帝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字

文泰為大冢宰。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

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梁陳蒨克吳興獲杜龕殺之。陳

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讎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泰遂出降龕醉見殺王僧智與弟僧惜奔齊。梁

遣兵擊侯瑱於湓城。江州刺史侯瑱本軍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

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三月齊儀同

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

梁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梁陳霸

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齊人

安公淵明詠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舍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青塢以斷文育歸路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磻嗣徽眾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

賜步上齊兵進及倪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
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
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
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霸先
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湖西
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甬以饗而
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將
戰調市人得麥餅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禧饋米三千
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莫鴨裹以荷葉未明奪食出莫府
山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
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
徇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
縛荻筏以濟弱死甚眾唯任約王僧倍得免軍 **梁主琳**
士以賞俘買酒一人裁得一醉齊人殺陳曇朗 **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威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
之平收其眾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
使奉表於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没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
求之亦稱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
臺宮殿齊王之初立也留心

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內外
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
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在暴袒
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曰
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齊主自匍匐以身舉牀墜
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欲自焚太后懼挽之曰
卿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
脫背就罰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答脚五十然
後衣冠拜謝悉不自勝因是戒酒一句又復如初雖以揚
愔為宰相使進則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嘗持槊
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高氏婦女不問親
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鑊長鋸到
確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揚愔乃簡死
囚置杖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以為戲樂揚愔三月不
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揚愔曰此
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
曰我且不敢殺爾焉得名齊主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
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
大苦齊主欲斬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
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

梁魏齊

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挑技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
賞齊主即回綰賜之又嘗乘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回之
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
兒酣酣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佗日謂道德曰我
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
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
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
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
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惜惜各懷怨毒而能
委政揚情摠攝機衡百度修教是以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惜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
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己任性復
疆記一見皆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空揚

州刺史進爵長城公梁以侯瑱為司空

八月魏陵州獠叛討

平之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獠因山為城攻之

齊主如晉陽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

九月梁陳

魏及突厥襲

吐谷渾敗之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

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與寧分道破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

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力用性好質素不尚

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

梁魏齊

鎮同州時年十五初泰尚魏孝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
 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
 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未有言者僕射
 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
 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
 覺為世子護名位素卑至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於大
 司寇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
 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
 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
 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素與泰等夷護
 常拜之至是謹起再拜羣公亦拜於是衆議始定論泰曰
 文十一月梁徵王琳為司空不至。齊併

省州縣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
 於是併省三州郡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時
 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

十二月魏太師覺

自為周公。梁以周迪為臨川內史初侯景之

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尋
 為部將所殺其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梁朝以為臨
 川內史時民遭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
 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
 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按繩破篋旁若無人詢於言語而襟懷信實人皆附之

齊築長城齊

西河惣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

春正月周公覺

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

馬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

公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

周主祀圓丘定郊

梁魏齊陳周

廟之制周主祀園立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

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吐谷渾寇周**谷吐

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鈔掠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

數日問至**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果如其言**周大司馬**

勃起兵於廣州遣歐陽頔及其將傅泰蕭**護殺冢宰趙貴**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

貴謀殺護信止之護**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擊**

聞之殺貴免信官**蕭勃獲其將歐陽頔傳泰勃為其下所殺**

歐陽頔出南康屯苦竹灘傳泰據臨口城余孝頃出豫章

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頔共襲高州刺史黃法氈至

城下曇朗陽敗走法氈乘之頔失援而疋曇朗取其馬仗

以歸周文育於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

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

道兼行據頔及蕭孜傳泰余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頔等大

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頔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頔乘舟

而宴巡臨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

懼遂殺勃**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周冢**

宰護弒中山王諡曰魏恭帝**三月周冢宰護殺趙**

公獨孤信夏四月梁鑄四柱錢禁細錢柱四

錢一**梁復以歐陽頔為衡州刺史使討廣**

州克之初周文育送歐陽頔傳泰于建康陳霸先與頔

有舊釋而厚待之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多設**相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王琳既不就崗大

梁魏齊陳周

定郎治律令。周祔太祖於太廟七廟共用

祖薦首餘皆骨體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

文育樊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

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

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圍之

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眾詣沌口合戰大敗安都文育

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碎氣不屈琳

殺之囚安都等擄以一長鎖繫之移陳以蕭乾為建

安太守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

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周以令狐整為

曹州刺史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魏以為豐

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推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

情遂洽於是除整刺史徙固湖州整遷州於武當旬日之

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為齊人築重

城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十二月齊主幽

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初齊有術士言亡高

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

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

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

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

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

諫不知見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

寅戊

陳周齊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

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

召揚惜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懼懼奏

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

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

召揚惜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懼懼奏

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

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

召揚惜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懼懼奏

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

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

白水遣使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益城屯於白水浦以魯悉達為將軍

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王梁祀余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法鮮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頃摠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

所為周宇文護自為太師。二月齊北豫州

刺史司馬消難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

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七迎消難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折聲武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

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齊納梁永嘉王莊

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五

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梁丞相琳伐

臨川不克余孝頃等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樊

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黃去斬等救之分兵攻孝頃別城猛等不救而沒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於建康歸樊

秋八月陳侯安都周文育自益城逃

歸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等賂守者梁丞相

琳歸于湘州東主遣謝哲往諭王琳冬齊以常

山王演錄尚書事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洸愛演

汝在哉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
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湮益甚或於諸
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
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
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
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眾中杖晞二十齊主
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為大被
毆捱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
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
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不食殿下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
演強坐而餽晞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
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
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
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竭宜為撰諫
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諫演曰今朝廷
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奈
家業何演欲飲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王使力
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執鑣之遊遍於宗戚唯至常山
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自幼
温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

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
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酈宴屢
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
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
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
囚立其上或燒車釘使以臂貫之唯郎中蘇瓊所至皆以
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齊主減百官祿南助蕭莊士馬
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齊減百官祿

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
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
職以節

十一月齊主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
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顛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
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
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齊主遂以
浚渙妃賜左右之殺浚渙者及齊主殂

陳高涼太守

常山王演為政乃收葬之令妃還第

馮寔卒

時海隅擾亂寔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
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

春太

卯巳

陳永定三年周武成

春正月周王始親政

護上

元年齊天保十年表歸政周王始親萬幾

周改都督為摠管。夏

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

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使斬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周更定曆。齊主殺其僕射高德政

德政與楊

惜同為相憎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惜曰若用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周令有司毋得糾赦前

事周主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免罪猶備如法周人

敗吐谷渾置洮州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

五月朔日食。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

家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

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陳豫章內史熊

曇朗殺周文育

周文育周由共討余孝頃之子公賜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王琳遣

其將曹慶攻迪賊之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殺文育而併其眾周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齊

取梁北江州刺史魯悉達奔陳

魯悉達部將引齊軍入城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以

悉達帥麾下數千人降陳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須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與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

陳周隋

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凝宜與眾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次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其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周王賜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處士韋夔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雋入見

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夔仰視歎曰醜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雋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躬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雋不得已陳夔安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都敗梁師于左里 ○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

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穀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及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

嫡嗣外有疆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陵典宿衛兵章皇后召陵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於南院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為 **齊主滅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大尉安都為司空 齊主滅元氏之族 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唯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胡氏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九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拔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 **秋八** 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月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

陳周齊

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奉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

興王 初高祖追封兄道譚為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項

安成王而以伯茂為始興王

周以安成公憲為益州總管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

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

至是以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

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太子殷立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

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

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遺詔輔政

十月殂於晉陽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弟

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十一月梁

丞相琳敗陳師于湓城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

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為之

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

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

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

陳世祖文帝禕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

主殷乾明元年蕭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

辰庚

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

口侯瑒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

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眾潰

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

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瑒

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瑒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

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

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于

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樊猛

及其兄毅帥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 部曲降陳

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

演居禁中護喪事嬖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仍

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

陳周齊

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或謂之曰鷲鳥離巢
必有探卵之患王何宜屢出耶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
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
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耶晞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
音旨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
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之曰
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推殿下慮之演
曰我向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
邪演不應齊主還鄴入謂演必留守根本揚悖疑之使與
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摠知禁衛留從駕五千兵
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然悖領軍將軍可朱渾天
和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婁太
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揚悖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
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
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悖等
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
也李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婁太后悖等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
省大會百僚悖等將赴之鄭順止之悖不聽甚伏家僮數

廿四

六

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悖及天
和欽道子獻歐之悖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
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願願曰不用智者
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悖等突入雲龍門開府成
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不從歸彥父為領軍軍士
服之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
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
揚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
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
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
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
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
泣婁太后因問揚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
然曰揚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
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
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
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措况此漢老嫗斟酌李太后
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
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悖喪
哭曰揚郎忠而獲罪嗚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

陳周齊

情物機務為驢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其驢
而策蹇驢可愁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頊在長安
屢請之於周周不遣至是乃帝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
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潘歸老安都
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
請自迎之於是陳主以昌為衡陽王

常山王演如晉陽
演如晉陽謂王暕曰不用知言
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暕曰
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
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攻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
筭胡氏曰王暕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咎即人理也人
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
也并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

梁郢州
刺史孫瑒降陳
周軍初至郢州得其外城遂攻內
城燒其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
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
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守備一朝而具乃

復拒守周人聞瑒兵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
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以州
降陳王琳之東下也陳主瑒南州兵周迪黃法斬赴

陳
之能曇朗塞其中路迪等圍之及琳敗曇朗走死

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陳衡陽王昌齊江侯安都中
流隕之使以弱告安都以功
進爵清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從安成王頊詣
江陵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
之策陳主乃使周

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弒其
弘正通好於周

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
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實
毒於饗館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
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
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邕即位邕

六月陳人葬
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梁孝元帝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
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陳周齊

演以司馬王暕儒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每夜載入畫則不

與語嘗密謂曰比諸動貴每躬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
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老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
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又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
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
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
波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
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
自啓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
之八月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
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佗也演遂即位於晉陽紹
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謂王晞
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即敕晞與尚書陽休之
臚知崔劾日入東邸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
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
高雋又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詳思條奏給以
御食齊主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
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
而頗傷細帝王之變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
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疎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
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敗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

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瓜搗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陳太尉

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弼救之

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使侯瑱等
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弼獨孤盛救之軍于湘川
會糧援斷絕弼恐瑱知之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
召突利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弼又增修營壘
為父留之計先是士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弼乃
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
之又募軍數有乘馬投瑱者弼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
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
人乘畏船馬談降瑱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上伏發盡
殺之務實有饋餉及二降者瑱皆拒擊之瑱襲破獨孤盛
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為大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用疆富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被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

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
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
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為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

周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九月齊主演弒濟

南王齊王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大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守鄴散騎常

侍高元海典機密齊主以斛律羨為領軍分湛權湛不聽羨視事是時濟南閔悼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

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殺

下如累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

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勸濟南之教執斛律豐樂斬

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林慮令番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殺下當

為天下主湛乃送濟南王子晉陽齊主殺之冬十月朔日食○十一

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

為樂陵王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

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對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

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周遣使如陳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瑒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十二月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陳立鹽賦推酤法燕子虞荔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歸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

高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為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

陳齊周

刺史教令早發督將悉送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
叡與語久之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
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
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
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
陳遣兵討其江州刺
義雲納賂得為兗州刺史

史周迪于臨川
初陳主徵迪出鎮益城不至豫章太
鼓吹女妓金帛還豫章迪不平陰與留異相結遣兵襲數
數與戰破之閩州刺史陳寶應亦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
寓閩中荔思之成疾陳主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
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佗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
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
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
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
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
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陳
主乃以兵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黃法氈周敷共討周迪

齊以盧潛為揚州刺史
王琳數欲南侵盧潛以
是與潛有隙齊主徵琳
赴勦少潛為揚州刺史
民間私用鵝眼錢至是改
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誓殂太子歸
立
後梁王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
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一二月陳

安成王瑒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瑒南歸陳
以爲中書監陳主謂杲
曰家第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
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
城而已哉本朝躬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
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
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
加瑒如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
之用人
陳遣兵討其緡州刺史留異于東
皆歸之

陽異奔晉安
異外示正節恒懷兩端陳
遣疾安都討之至是敗走
夏四月齊

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
宮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搃

之齊青州言曰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周始命貴臣

食邑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守食作縣五月齊以斛

律光為尚書令光金之子也秋齊冀州刺史高歸

彥作亂伏誅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婁叡討之歸彥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齊主使尚書封子繪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使民降者相繼既而城破獲歸彥送鄴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齊主知歸彥前諸清河王岳以歸彥家百口賜岳家九

月朔日食。冬十月陳詔省諸費用詔以軍旅

費贖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

十二月齊主齊主逼通昭信李爾子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有怨言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齊主詔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愈怒裸后燬之遣為尼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兖

州刺史齊主然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兖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

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兖州陳周迪眾潰奔

晉安迪至晉安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

夷凶剪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

於白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

留將軍身繫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擢誅利賞必

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

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知其利寶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周

陳周齊

陳周齊

陳周齊

太師護殺梁公侯吳陳崇

崇從周主如原州周主夜還長安人竊怪

其故崇曰不過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里五百里五曰死刑磔絞斬梟裂凡二十五等

日食。齊城軹關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日

夏四月周主養老子大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學傳燕國公于謹為

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王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且盧寧正焉周王立於斧床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王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王跪授爵以醕有司撤周王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

三足而言九履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王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生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烏乎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持功驕多不遵法度檢問叔攝輒奔歸安都陳主銜之安都弗之

覺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常陪樂遊園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於坐悉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齊侍

陳周齊

士開有寵蒞詔百端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
 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及
 之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
 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
 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
 開與胡后握手胡后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
 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睿及十開共譖孝瑜奢借山東唯
 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醜殺之諸侯在
 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陳廣州刺史歐陽頠卒以其子紇代之

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
 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存等送齊存
 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事鄰好悉以蠕蠕降眾
 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
 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周公
 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乃遣
 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伐齊達奚武將步騎三萬自南道

州會於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二三道
 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
 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
 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
 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勸之

冬十一月陳討周迪敗之遂

進軍討陳寶應

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詔護軍章昭
 達將兵討破之迪潛竄山谷民相與
 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
 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軍自東道會之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

四年齊河清三年

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各周人
 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
 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
 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兵其銳兵鼓譟而出
 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還至長
 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避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
 初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是齊嬖幸

陳周齊

用事朝政漸紊反推冰以備周兵之逼解律光憂之一
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荒聲色乎

月朔日食。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初齊顯祖命刊

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

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脩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

曰死轅樂斬絞二曰流投邊裔商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

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

流內官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

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又令民十八受

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還田免租調一

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

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碩義租五斗

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勝墾租送臺

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周初令百官執笏。夏六月白虹

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時

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徒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賦之

百年常作數救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

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

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如把玦哀號不食

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

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周封李昉為唐公以追錄佐命元功

齊人歸字文護之母于周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

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問使入齊求

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使人與語幸

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

齊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

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

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出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周

主授護斧鉞親勞其軍護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摧景

宣趣懸瓠場周迪誘陳南豫州刺史周敷殺

之周迪復出東與陳宣城太守錢肅以城降之迪眾復

振周敷帥所部擊之迪給敷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

數許之方登十一月陳克晉且安獲陳寶應留

壇為迪所殺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

異誅之遠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伐木為筏施拍其

上乘江漲壞其水柵又攻其步軍方合戰余孝頃自海道

適至并力乘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

日昭達追擒之并留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虞

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齊擊周師敗之獲其少師楊擗十二月及

宇文護戰于洛陽大敗之初楊擗為邵州刺史

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

不設備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之擗遂降周人攻洛

陽不克宇文護命諸將擊斷河陽路過齊救兵然後同攻

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揆而已齊遣蘭陵

王長恭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

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

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

病齊主乃遣韶督精騎一千救洛陽齊主亦自晉陽赴之

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馳告

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

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怙懼韶遙謂曰汝宇文護纒得其

母遽來為寇豈欲送死耶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

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

眾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

達奚武王雄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

之按稍不及光者文餘欲生擒之光性餘一矢射雄中額

雄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眾心小安至

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

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齊以韶為太宰光為太尉

長恭為尚書令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

陳齊周

稽胡酋長咸在坐詠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計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護本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無功

齊山

東大水

飢死者不可勝計

周滅宕昌置宕州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

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

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

春二月周遣使如突厥

逆女○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瑱免

瑱以帝弟之重

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徽恃瑱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瑱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瑱下殿陳主為之免瑱侍中朝廷肅然

○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

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嘗為高祖功曹因復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

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

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

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

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於緯以太子

妃斛律氏為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

監女被觀寵

秋七月朔日食○陳遣兵擊周迪殺

之○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周

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洲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

平江滿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陳周齊

引錐刺弱舌
出血以誠之

丙陳天康元年周天和
春正月日食。夏四月陳

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

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袁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且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司馬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推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陳主禕殂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

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

驚覺

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有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

秋八月周信州蠻反討平之

州蠻

咸服之

再令賢等據巴峽反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前後討之不克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之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

十城遠結沔陽蠻為聲援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諸將皆欲先取水邏騰曰令賢內侍水邏之固外託沔陽之援資

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

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眾拔其入城遂間募驍勇進攻水邏令賢兄子龍真據水邏旁石勝城騰密誘降之水

徙之於八陳難北以司馬裔為信州刺史周萬榮郡

陳周齊

民作亂討平之

周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為陸騰

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使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趨賊壘賊以為大軍至望風瓦解周以為

解州刺史冬十二月齊主湛殺其河間王孝

琬

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相珽諸之曰草人以擬聖躬也齊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

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齊始用士人為

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耻為之齊僕遊子弟發救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

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

射到仲舉

初陳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委任

甚重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

為朝野所屬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東宮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

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即受制於人

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

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

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暹亦被誅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

高亦自危求出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

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師知夏四

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叛附于周

陳周齊

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

縹甲聚徒撫循所部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襲之梁王亦上書言狀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宇文護不閏六月齊左丞從遣襄州摠管衛公直等將兵助之

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

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徒

嚴齊主之弟也有寵於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送駐車

去牛頭軛於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捧捧之自遷鄴後此義廢絕上皇欲尊寵嚴命一遵舊制嚴恒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器玩服飾皆與齊主同嚴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勸之既而中止

九月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

敗績陳遂襲周沔州執其刺史裴寬

梁以華皎

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摠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皎直皆奔江陵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摠管請益戍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

日乃齊山東饑。冬十一月朔日食。齊

流祖珽于光州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

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誇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陳光大二年周天和春二月周納后阿史那氏

三年齊天統四年突厥木杆可汗更許齊昏留周使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

陳周齊

周主行親 周太傅燕公于謹卒 謹勳高位重而

迎之禮 補益特被親信教訓諸 **陳攻梁江陵不克** 陳吳明

子務存靜退卒諡曰文 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周撫管高琳

與梁王操守江陵晝夜拒戰十旬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

公安梁主 **夏四月齊以和士開為僕射** 齊僕

乃得還 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 **秋七月**

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而代之 **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為小宗伯宇文護欲引以為

往堅乃辭之至 **冬十一月朔日食** 陳安成王

是忠卒堅襲爵 **項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

茂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項專政不平肆惡言項遂以

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

王以安成王入篡又下令黜伯茂 **齊主湛殂** 齊上皇

為溫麻疾實諸別館使盜殺之 **周梁州僚**

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

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

曰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

素忌太尉趙郡王徽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

散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

之恩但令在外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

事行路皆傳父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 **周梁州僚**

發喪出但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 **叛討平之** 周梁州

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

從善者抚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相

陳齊周

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春正月陳主項立。二

月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齊殺其太

尉趙郡王叡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遂

威權益盛與宴定遠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大尉趙郡王叡

與定遠元文造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土開會胡太后觴朝

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

王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

安吐根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不可叡等投冠於地

拂衣而起明日復詣雲龍門令文遥入奏太后及齊主召

問士開對曰陛下諒聞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

是自剪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

用為州且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

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有

中人密為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

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

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

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言訖遽出土開載美女珠簾詣宴

定遠獻之定遠謂曰欲還入不士開曰不願更入但乞

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

出願得一辭親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

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
 婆亦沒為奴齊王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
 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
 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
 同三司解州后之從婢搜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
 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士開州事最久諸幸臣皆依
 附之齊主思祖珽復以為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
 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
 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
 乃棄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
 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嵩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
 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
 祕書監上開諸齊主之舅胡長仁山刺齊州長仁怨秋
 憤遣人刺之事覺上開問珽珽引薄昭事遣使賜死

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

越自華飯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
 州陳主遣徐儉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
 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
 應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討之

冬十二月周

齊公憲侵齊圍且陽。周陳復通好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齊以斛律光為右

丞相。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

馮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焉僕至南海誘

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
 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
 至始與紇懼山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
 外昭達令人著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
 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佐郎蕭引獨
 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
 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
 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
 繡憶安車鼓吹摩節

秋七月齊以和士開為尚

書令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士
 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

陳齊周

請先嘗之 **陳遣兵攻梁** 周人救之 **陳師還** 章

一舉而盡 達攻梁 梁主與周摠管陸騰拒之 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城 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 軍糧昭達為長戟施於樓船上 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

周使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 昭達兵不利引還 **九月**

齊立子恒為太子 齊穆夫人生子恒 陸令萱欲以 為太子 恐斛律后怒 乃白齊主

使后母養之 **冬十月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

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 許以興 復竟不果 及齊工莊憤邑卒於鄴 **周平越**

舊置西寧州 **齊築城於汾北** **周齊公憲**

還救之 周齊爭宜陽 又不决 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 年彼若棄之 來圖汾北 我必失地 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 以杜其意 脫其先我圖之 寔難乃畫地形 且陳其狀 宇文 護不聽 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 光請孝寬 相見 光曰 宜陽小城 又勞爭戰 今既舍彼 欲於汾北取償

幸勿怪也 孝寬曰 宜陽彼之要衝 分北我之所棄 我棄彼 取其償 安在君不撫循百姓 而極武窮兵 苟貪尋常之地 塗炭疲弊之民 竊為君不取也 光進圍定陽 築

南汾城以逼之 周人釋宜陽之圍 以救分北

太建三年 齊武平 **春正月 齊斛律光及周羣**

孝寬戰于汾北 **周師敗績** 光築十三城於西境 拓地五百里 馬上以鞭指畫而成

而未嘗伐功 **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 齊大宰**

段韶圍周定陽 克之 獲汾州刺史楊敷 齊

韶引兵圍定陽 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 韶急攻之 曰 此城三面重圍 皆無走路 唯慮東南一道耳 簡精兵專守 之此必成擒 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間 口城中糧盡 敷走 伏兵擊擒之 遂取汾州 敷惜之 族子也 敷子亦少 多才藝 以其父守節 陷齊 未蒙贈諡 申理 冉三周主大怒 命左右斬之 素大言 曰 臣事無道 天子死 其分也 周主壯其言 贈敷大將軍 諡曰忠壯 素漸見禮 遇命為詔 書下筆 立成 詞義兼美 周主曰 勉之 勿憂 不富貴 素曰 但恐富貴來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通臣臣無心 **齊取周四成** 齊解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成

圖富貴也 捕虜千餘人而還未至鄆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尉勞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將至紫陌駐營待使

齊主惡之亟召光入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 見然後宣勞散兵

士開 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意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

出之於外治善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

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伯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詭領軍

庫狄伏連使收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救何以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執士開送臺儼斬

之儼黨因逼儼討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令首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令首

來迎令首聞之戰栗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所親劉薛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

寧王孝昭安德王延宗至曰何不入薛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揚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

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以凡人入見齊主帥宿衛者四百人授甲將出戰光

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

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

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環築其齧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劉薛彊支

解之齊主欲盡殺儼府吏光白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有差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

遂殺九月齊太宰平原王段韶卒 韶有謀略

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指得宰相體事後母孝 **齊主殺**

閭門雍肅勳貴之家無能及者卒諡忠武 **齊主殺**

其弟琅邪王儼 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

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食舉密迎

侍中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酈慶父齊主乃使

將軍趙元侃誘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

就死不忍行此齊主乃出元侃為豫州而召儼使劉桃枝

陳齊周

拉殺之時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
既而贈嚴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

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
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

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
皆伏誅遂幽太后於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

嘗十二月周以基平都州與梁
梁華皎如周
過襄陽說衛

公直曰梁主民少國貧望借數州以資之直
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都三州與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五

起壬辰陳宣帝大建
四年齊後主武平三

年周武帝建德元年 盡癸卯陳
凡十二年

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二年

陳太建四年齊武平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僕射

三年周建德元年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欲立陸令萱為太

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

宣亦謂珽為國 二月朔日食。周主討其太

師由此得僕射 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

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勳分護

第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

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

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

遂踈之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

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

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

謂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

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踏

於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

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柱國侯龍恩為護所親其

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之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

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卯之危吾

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於

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憂卒及護敗龍恩及弟萬壽

則率土幸甚護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及弟萬壽

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

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或有可不憲每曲而暢之周主

亦察其心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許初宇文孝伯與

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

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沈正忠諒

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周

主閱護書記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

權命賜粟帛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

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

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

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裝文舉曰昔魏末不

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陳齊周

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
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
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
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很意望
大家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
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
徒司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

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
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數曰盲
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
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
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
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
之南可汗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
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劬其父金之法
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為士卒
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

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謀傳之於
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
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
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
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
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執家藏弩
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
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
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
不負國家挑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
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二子珽使郎邢祖信簿錄
信曰得棗杖三十束擬奴與人關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
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
何惜餘生遣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秉甲
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
殺之及其五子周主聞之為赦其境內胡氏曰斛律明月
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

陳齊周

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詈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也其及宜矣。璉遂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璉璉求為領軍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德漢人目盲不可齊主以告璉璉遂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刺鄭州璉自是專主機衡摠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

八月齊主廢其后斛律氏。周使杜杲如

陳杲至陳陳主謂之曰若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湏城鎮宜待得之於齊

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齊立昭儀胡氏為后**初胡太后自

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昭儀

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璉白齊主立之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為右后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后以胡后有寵不可聞乃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

一旦忽以后服被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一月周毀上善殿周主遊道會苑以

齊主廢其后胡氏陸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

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廢為庶

人自是令萱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賜與傾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拍摩殺生與奪唯意所欲尋以右后穆氏

為皇**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

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

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絲

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

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強

陳齊周

願舅抑情慰撫以生

陳太建五年齊武平

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

齊置文林館齊主頗

三月周獲白鹿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

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

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

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

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

征討忌監軍事統眾伐齊明徹出秦郡黃法纘出歷陽齊

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

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

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

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法纘擊破之齊

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

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

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

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

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

不肯北而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

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阿那肱驚曰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

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

既廢矣齊能以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

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

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

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使指示之

摩訶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戰摩訶未發摩訶擲銑鏡中

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

陳齊周

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
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
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軼禁侵掠撫戍卒
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刺史

齊自和士開用

素及珽執政頗收舉才望沙汰人物又欲黜諸閹豎及羣
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令劾
主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使與令萱皆連坐且欲引

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中領軍君璧為御史中
丞令萱怒排之胡后尋廢珽日以益踈諸官者更共譖

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若婢應死孝徵大是奸
臣人寔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察案得其

齊主殺其蘭

陵王長恭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邳山之捷
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

願責之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邳山之捷欲自穢乎長
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
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但屬疾在家勿預時

事而已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
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醜殺之

六月陳克齊

灞口等城。齊主遊南死殺其從官六十

人以高阿那肱為司徒。秋七月陳敗齊

師克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

將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
後大破之克巴州齊王琳保壽陽陳吳明徹以琳初入衆

八月周太子贊

納妃楊氏

妃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
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

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
悔無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

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
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

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相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
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

官以輔之冬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

太子不悅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胡何洪珍相

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

厚嘗謂廷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

與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

道路相驚以為大駕畏避南寇則人情必致駭動遂與從

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

未決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摠署未必不反齊

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舒等六人遂如晉陽

胡氏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

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賤無傷也忘詭遇之為儒冀十

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為儒哉陳師

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

徐州等城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中腫洲

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

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

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攻拔之擒王

琳等送建康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佐吏千數皆能

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齊人亦重其忠

陳齊周

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

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之

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

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

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徐陵曰賞卿為人

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為人

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淮陰胸山濟陰濟

南徐州等城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已空不設備

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向空不設

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

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

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

且守反者竟散走陳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

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瑒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

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於鄴齊贈

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武給輜輶車以葬之
齊立婢馮氏為淑妃
其侍婢馮小憐大幸齊主
與之誓同生死以為淑妃
陳定州刺史田龍升

以江北叛入于齊
陳討平之
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於陳

安州刺史周昺至是陳徵昺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陳遣昺討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

進爵為王○二月朔日食○齊朔州行臺

高思好舉兵反敗死
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

禮之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挑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

一溢米衛王直請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

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

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

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

君臣之義也而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

夏五月周廢佛道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

教毀淫祠
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胡氏曰物壞

則虫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斃於是反常悖

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攘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

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况陳齊周

繼以嗣子之狂昏哉**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周**

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也**秋七月周衛王直反**

伏誅周主如雲陽以尉遲運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衛王直積怨憤因周主在外遂帥其黨襲肅章門縱

火焚之運取宮中材木淋榻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擊之直軍大敗奔荊州周主還擒

直殺之以運**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

書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齊殺其**

南陽王綽綽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

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蠟於器置狙其

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蠟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

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喙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

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

乙未 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 **春二月朔日食** ○ 三月周

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言語溢咄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

不堪人視雖大臣奏事莫得仰視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

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

毀又復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每有災異寇盜不

自賤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

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

乞其間以為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

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

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

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

陳齊周

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

君之號皆食其祿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

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多商賈競為貪縱

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

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

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軟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推估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豐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

陰攻金墉不克而還

先是周主獨與齊主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

韞乘駟三詣安州摠管于翼問策佗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邕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指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

陳齊周

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閩
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接二十餘城皆棄不守閩

月陳敗齊師于呂梁○冬十二月朔日食

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斌討

吐谷渾○夏六月朔日食○陳太子詹事

江揔免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揔為詹事孔奐曰江有
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

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揔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
少豈藉於揔願選勳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

誰可者奐曰王鄭世有懿德識性勳敏可以居之太子時
在側曰鄭父名泰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

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揔遂與太子為長
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揔家陳主怒免

揔齊司徒趙彥深卒彥深既卒朝貴典機密者推
侍中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

餘皆廢也周太子斌討還長安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
鄭譯王端等皆有寵軍

還大將軍王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太子復
召譯威狎如初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

異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撻撻嘗謂之曰
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數宮官錄其

言動每月奏聞太子畏懼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
軌常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

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
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以問弼對

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
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

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
者對眾實非所宜後因內宴將帝頃曰吾兒比來何如恨

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
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周主責孝伯曰軌有此言

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
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

公矣公其勉之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
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揚堅聞之懼深自

晦匿周主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
皆幼故得不廢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

陳齊周

除之周主以問畿伯下大夫來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
是守節人耳胡氏曰斌之不才世祖知之矣若為國家遠
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
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
其語王執天命云者拒諫
非然之意也吁亦蔽矣
冬十月周主伐齊取

平陽十一月齊主攻之不克十二月周主

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

立安德王延宗以守周主拔而執之謂周主

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
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
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
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
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
以軍法裁之於是自將伐齊先是齊晉州行臺張延雋公
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
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誦監諸軍攻平陽

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他
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
急奏聞至莫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
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西還
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
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
易平也京兆王韶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
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
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眾皆
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
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
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
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難
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
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
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甚
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
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
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然合
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曰軍敗矣穆

陳齊周

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
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陛下馬足一動人
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將軍張常山自後至亦
曰軍尋收訖至尊宜回齊主將從之穆提婆曰此言難信
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資械委棄山
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
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程等遇於中塗命淑妃若之
而後去周主入平陽既而欲還梁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
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
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入晉陽問計於朝臣皆曰
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速收遺兵背城死戰齊主欲向北
朔州遂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不從有告阿那肱謀反
者以為妄斬之周師至齊主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
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
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
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
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為
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胡
氏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出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

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
子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
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并州將帥請於延宗
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
即位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
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
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
涕嗚咽眾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擲袂投斃石以禦敵
周主至晉陽延宗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
其東門入之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
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臥延
宗不復能整周主欲遁去諸將亦多勸還宇文忻勃然進
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振破竹
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及王誼亦以為去必不
免降將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虚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
俄頃復振明旦還之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
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
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召伊婁謙
勞之執高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司馬公曰賞
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叛臣周高祖不自行戮

陳齊周

使謙復怨失政刑矣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非公義也○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解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抗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所出不從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勳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宦官荀子溢猶縱暴民間勳將斬之或謂勳曰獨不慮後患邪勳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恨矣周主出齊宮中珍寶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有差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齊主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高勳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魯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春正長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月朔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

出走周主入鄴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

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齊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

帝莫多婁敬顯尉相願謀伏兵斬高阿那肱立太宰廣寧王孝珩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謁阿那肱等曰朝廷不遣孝珩擊賊豈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貫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欵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遷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

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引入訪以齊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不報聞并州陷乃降周緯留胡太后於齊州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如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并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爲改葬子孫隨蔭叙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詔毀東山南園三臺以其在木諸物賜民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憲與潛戰破之執潛及孝珩謂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

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摠管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潛不果乃迎鄭州刺史范陽王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引兵南去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遂奔突厥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之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傳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八戶三萬二千五百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略久鎮和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能其得夷夏之心梁主朝周于鄴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饘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

周

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傳伏降

陳周

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
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
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隔水問至
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
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
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
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
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佗日又問
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
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
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周主至長安封高緯為
溫公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備大
駕布六軍奏凱樂戲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

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
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
周以李

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語格式及用
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五月周

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
殿皆晉公護導政時所

為事窮壯麗有
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已
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
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司馬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
佗人勝則益奢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周

免齊雜戶初魏虜西涼之人沒為隸戶
齊氏因之至是悉放為民
周獲九

尾狐焚之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
之來必章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陳

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軍至呂梁
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
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拍摩可定蔡景歷諫曰
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陳主怒以為沮眾免官削爵士

周主殺溫公高緯夷其族周人誣溫公高緯與
穆提婆謀反并其宗

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辨理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
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仁雅以疾得免以高潛妻盧氏賜其

陳周

陳周

陳周

陳周

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黜
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一月周

討稽胡降之
初周敗齊於晉州齊所棄甲仗稽胡乘
間竊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沒鐸為主至

是周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多山
之絕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遂以憲督軍擊沒鐸擒
之餘眾

皆降
周省後宮妃嬪之數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
袍寢布被後宮不過

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
裁之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

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
是將上畏威而樂為之死
是月晦日食○周頌

刑書要制
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
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十二月周徙

并州軍民四萬戶于關中○齊范陽王高

紹義稱帝于北朔州
高寶寧自黃龍勸進於高紹
義紹義稱帝以寶寧為相突

厥舉兵
助之
陳大建十年周宣
帝贊宣政元年
春二月周上大將軍王軌攻

彭城獲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
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

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
凶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

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塞旗陷
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句之

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
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帥步卒乘馬輦

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
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物督必須身居其後弟馬軍宜在

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
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眾潰明徹被執

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暉全軍
得還初陳主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

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用車騎
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以長之

術也至是陳主謂之曰卿言驗矣即日召蔡
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卒
三月周

陳周

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襖髮仍裁為四脚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

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周家紗襖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亦何獨冠為然哉**

而還六月殂太子贊立以鄭譯為內史中

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

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即遣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超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周主贊殺其叔父齊王憲**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字

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擇由是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辨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閏月周立后楊氏**高

紹義入幽州周人討之紹義奔突厥高紹義

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之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擒之紹義還入突厥高寶寧救范**秋七月周以楊堅為**

上柱國大司馬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眾分遣大使班下四方以相警戒**冬**

十一月突厥寇周

陳周

陳太建十一年周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周主初立

靜帝聞大象元年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青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先之惡乎周主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攝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醜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纜踰年即恣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酒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為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侏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誠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朝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擢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此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

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二月周治洛陽宮

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周主殺其徐州摠管

諸州兵四萬人治其宮室

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

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

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遠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

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

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周主遣

使殺軌內史元巖不肯署詔御中正大夫顏之儀切諫不

聽巖進脫巾頓首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闞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周主為之太子也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至是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摠管它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

陳周

自按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没于周

陳將軍周法尚叛降

于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其欲反法尚奔周陳主遣樊猛擊之法尚戰而偽走伏兵邀之

猛僅以身免

陳大建十二年春正月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二月周杞公亮作亂韋孝寬討誅之

公亮與韋孝寬將兵伐陳其子婦尉遲氏有美色入朝天元逼而淫之亮聞之懼還至豫州夜襲孝寬營不克而走

孝寬追斬之天元即召周主贊立五后

周主贊立五后周天元將其婦入宮拜長貴妃

周主贊立五后周天元將問小宗伯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安曰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氏為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之陳宗廟祭器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入自帥左右步從又

夏五月周主令命婦執笏拜天臺者俛伏如男子

贊殂隨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

宮徵諸王還長安

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

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不自安嘗私於譯曰父願出藩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譯因請令堅行天元從之以堅為揚州總管使

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

信天元召入卧内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闈幼冲以楊后父堅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柳裘韋暮

御正下士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祕

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摠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合膺重寄公等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入

陳周

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
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勸趙陳越代滕
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
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
郡守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陳
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摠
己以聽堅使邗公揚惠謂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
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
大家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以問德林德
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
衆心堅從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
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
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
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
衛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
夫高顯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遣楊惠諭
意顯欣然許之曰縱令公事不成顯亦不辭滅族乃以為
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劉昉飾羨妓送贊因說之曰大王
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當大事今羣情尚擾宜
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書下從

之聖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
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
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
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
下勉之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迴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
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摠管赴鄴陳王純時鎮齊州堅
使門正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
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
其從者愕然

周復佛道二教○周相州摠管蜀公

尉遲迴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

將兵討之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

人伺之孝寬兄子蕪為魏郡守迴遣迎孝寬悉以迴謀語
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
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迴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揚
聖藉后父之勢挾勿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
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

如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摠管奉趙王招少子以璽令堅以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以討迴初天元使揚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謂左右曰蜀公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遁歸長安堅遣鎮潼關

相堅殺畢王賢

周雍州牧畢刺王賢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子

秋七

月突厥執齊高紹義歸之于周

周送千金公主於突厥遣

賀若詛賂佗鉢可汗以求高紹義佗鉢爲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詛執之紹義至長安徙蜀病死

周青州

摠管尉遲勤舉兵應相州

勤迴之弟子也舉兵應迴迴所統相衛黎

洛具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申楚潼兖州蘭陵亦應迴迴遣將取建路圍恒沂技曹毫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慰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又以十三鏢金帶遺堅十三鏢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

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

周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

事○周鄭州摠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

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以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嘗保護之由是得免

八月周丞相堅遣司錄高頴監相州諸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迴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摠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迴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節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

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
一且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
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
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
為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命少內
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助
鄭譯助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穎
請行堅喜遣之穎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
軍事皆與

周司馬消難以鄭州降陳

消難舉兵
丞相堅遣

德林謀之
王誼討之消難遂以九州八鎮降陳遣
其子永為質以求接陳遣樊毅等應之

周益州惣管

王謙起兵于蜀丞相堅遣行軍元帥梁睿

擊之

○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
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

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
時諸將競勸梁王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

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王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
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

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
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迴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

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揚氏以臣
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

其變梁

周尉遲迴兵敗自殺

高穎至為橋於沁
水尉遲迴之子魏

安公悼軍心東於上流縱火戡頰豫為土狗以禦之悼布
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

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悼兵大
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眾五

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
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
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
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
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
圍之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
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迴敗謂

周丞相堅

柳莊曰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以高頰為司馬

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劉助鄭譯甚
厚言無不從及辭監軍堅始踈之以

頃代助為司馬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懼求解職司馬消難奔陳周復

取鄭州○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

摠管摠統舊齊之地冬十月日食○周丞相堅殺

陳王純○周王謙敗死○十一月周相州

摠管鄭公韋孝寬卒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

成事方乃驚服篤意文史躬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私室

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周隨王堅殺

代王達滕王道

陳大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二隋代几三國春二月

隋王堅稱皇帝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遜居

別宮隋王即皇帝位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

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

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

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

對曰臣位非徐黃情類揚彪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

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

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戚吾族由是奇隋改官名崔

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

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是置三師三公及尚

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

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

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

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高頴為僕射兼納言虞慶則為內史監李德林為內史令

尊考為武元帝○隋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謙

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

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隋

主政有所失隨則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

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

陳周隋

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外家呂氏。素微賤。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永吉。乃追封外祖為齊郡公。以永吉襲爵。隋

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

越王諒為漢王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

楊氏為樂平公主。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立。幼冲。恐權

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

主誓不止。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

頴。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

品位。遂不進。胡氏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

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隋徵蘇

威為太子少保。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

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

聞。將受禪。道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韓擒虎為

廬州總管。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以弼鎮廣陵。擒虎守廬江。使

潛為略。隋以蘇威為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

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

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

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

陳隋

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
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
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威
與高頴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與謀盧賁劉昉元諧李
詢張實等謀黜頴威五人相與輔政謀泄昉等委罪於賁
賁公卿奏二人當死隋主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為民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隋築長城長城

之役汾州胡千餘人亡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冲問之對
曰夷狄反覆由牧宰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
而定隋主然之命冲

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諡曰

周靜帝初隋詔朝服尚赤戎服尚黃常服通用雜色至是隋

帝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八月

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二環帶為異

吐谷渾寇涼州隋遣兵擊敗之○九月隋

以蜀王秀為益州總管○隋僕射高頴督

諸軍侵陳○隋鑄五銖錢初周齊所鑄錢凡四

甚眾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

郭每重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

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錢幣始一民間便之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誣蠱譯又與

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各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

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冬十月隋

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初行新律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

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公革重輕取其折

衷去梟輻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

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

十至百答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

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

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

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

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

陳隋

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
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
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
退隋主斂容謝之原所答者
隋以梁彥光為相

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刺史此俗質厚彥光

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

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

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日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

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擷茲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窟闔

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

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

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

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

更多稱職

十一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

像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

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

第二可汗沙鉢略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

突厥伐隋隋遣都尉長孫

晟如突厥
隋主既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孰乎乃與高

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突利設處羅

侯沙鉢略之弟也尤得眾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疆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疆

陳隋

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通使玷職
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虜羅遣連奚晉則
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豐
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幼之遣太僕元暉出伊
吾道詣蒲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
晟出黃龍道齋幣賜奚晉契丹遣為鄉道守得至處羅侯所
深布心腹誘之內附
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陳大建十四年
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瑱始與王叔

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叔陵陳主之次子也
性苛刻狡險好發古

冢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
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
叔陵抽劍藥刀斫之中項悶絕柳後來救又斫之叔堅手
益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
青溪道蔽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
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
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
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

所殺太子即位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

王秀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

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二故使二子分治
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徹擢晉

王府庶事凡叢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
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且
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
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
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為不
法韶巖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閣切諫二王甚憚之陳

遣使請和于隋二月隋師還

陳遣使請和于隋
隋高穎奏禮不伐

喪隋主乃詔

夏五月突厥伐隋入長城

高寶

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

六月隋作新都于

龍首山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
夜與威及高穎共議明旦更季才奏曰臣仰觀

陳隋

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頰威曰是何神也乃詔頰等創新都于龍首山冬十二月隋遣兵拒

突厥却之

隋太子勇屯兵咸陽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可汗十餘萬眾遇于周槃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關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長儒為上柱國時馮昱叱列長義李崇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

縱兵入寇武威等七郡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誅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沙鉢略略懼引兵還隋罷江陵總管恩禮彌厚納其女為晉王妃罷江陵總管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二年春正月陳以長沙王叔堅為

江州刺史

初陳主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陳主忌之尚

書孔範舍人施文慶日求其短構之陳主乃出叔堅刺江州

二月朔日食。陳

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侍中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陳主曰喜臣之妻兄

高宗時相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志之邪陳主乃止尋以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喜時山陵初畢喜不憚欲諫則陳主已醉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吏部尚書江總曰彼三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以為永嘉內史三

月隋遷于新都。隋減調役弛酒隴禁

初

民二十一年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縮為

隋詔求

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

屬雁肩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齊縑一匹

夏四月吐谷渾

寇隋臨洮

隋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

陳隋

破之

突厥數入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侮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高王奕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摠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粗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中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潛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眾幽州摠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陳郢州叛降隋

隋主弗納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隋改

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二部事發光祿衛尉鴻臚寺及

都水

五月隋摠管長實榮定與突厥戰于涼

州突厥請盟而還

隋秦州摠管長實榮定帥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

可汗相拒阿波屢敗前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野煌詣軍門請自效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上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請盟而去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城北牙矣阿波自度能禦之乎又謂其使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疆此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強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二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亦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摠管李崇戰死

突厥寇幽州隋摠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軍士苦飢

死工略盡突厥諭之使降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秋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陳隋

八月朔日食。陳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

叔堅未之江州復留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

而二郡分領僚眾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

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十二月陳司空

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為州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為厭媚醜祠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

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乃赦免官隋更定律置

博士隋既頒律令蘇威屢欲有所更易李德林曰脩律

善不可數更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

嚴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

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隋法

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負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

安隋杞州刺史和干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柳或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

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

弓馬武用長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

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干子竟免或見隋主

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

唐虞然比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

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五

陳隋

